

新华社摄影记者李晓果战地纪行

Xinhua photographer Li Xiaoguo's trip
to Afghan battlefield

李晓果 著

聚焦阿富汗

FOCUS ON AFGHANISTAN

广西人民出版社

聚焦阿富汗

新华社摄影记者李晓果



战地纪行

李晓果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聚焦阿富汗:新华社摄影记者李晓果战地纪行/李晓果著.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3.1

ISBN 7-219-04608-1

I. 聚... II. 李... III. ①阿富汗—概况②新闻摄影—摄影集—中国—现代 IV.D73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5003号

书名题词 穆青(原新华社社长)

主 编 席建蜀

策划编辑 罗宇飞

文字编辑 农向东

美术编辑 李筱茜

特约编辑 仲树昌

责任校对 李带男

装帧设计 李筱茜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编:530028)

新华书店发行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1/12开本 9.5印张 550千字 图114幅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9-04608-1/D·649

定价:168.00元

本书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一、 序二、序三



烽火初熄，伤痕犹在

2001年10月7日，当第一枚从停泊在阿拉伯海的美国军舰上发射的导弹落在阿富汗那贫瘠的土地上之际，全世界为之震撼了。自此，这个悲惨的国度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然而更为可悲的是，在此之前，阿富汗这个贫穷而古老的国家，已在血火中沐浴了二十多年，山河破碎，人民颠沛流离，却没有谁真正地关注一下。

战乱复战乱，血火复血火。无论是军阀混战战争权夺利也好，还是美国“反恐”，用现代化武器欲将“基地”组织置于死地的“正义行动”也好，场面上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然而不管最终结局如何，也不论胜利者是谁，失败者是谁，平民百姓却总是最大的输家。

阿富汗战争似乎没有摆脱这样的结局。



宵禁之夜

2002年2月6日深夜，记者经过特许，冒着零下十多度的低温，随联合国国际安全部队一支英军小分队在喀布尔南城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巡逻。

夜色茫茫，寒风刺骨。由于没有恢复电力供应，喀布尔南城一片黑暗，而在这宁静中，却又隐隐地蕴涵着几分令人不安的肃杀气氛。

虽然经过几个月的治理，喀布尔的治安状况已大有好转，但发生“意外事件”的可能性却还是随时存在着。所幸的是，眼下这个“宵禁之夜”却十分平静，巡逻队没有遇到任何行人，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巡逻队的英国维和士兵告诉记者说，他们这支部队自到喀布尔巡逻以来，还没有放过一枪一弹。



悲哀的“插曲”

2002年2月14日，喀布尔机场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并因此酿成了一出不大不小的悲惨事件。当时，阿富汗临时政府航空旅游部长阿卜杜勒·拉赫曼来到机场，准备乘机前往印度公干。但他的飞机却被数百名愤怒的穆斯林围住，无法起飞。这是一群将要前往穆斯林圣地麦加朝圣的人，他们因飞往麦加的航班延迟起飞而被激怒。

局面失控之后，愤怒的人群袭击了阿卜杜勒·拉赫曼。他身受重伤，被送往医院数小时后不治身亡。

多事之国又遭遇“多事之春”。2月16日，阿富汗临时政府为阿卜杜勒·拉赫曼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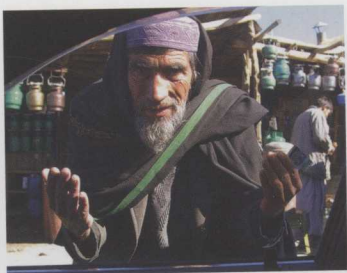


苦难未已，谋生艰难

2001年12月22日，以卡尔扎伊为主席的阿富汗临时政府在喀布尔正式宣布成立，国际安全部队也相继进入阿富汗首都执行维和任务。至此，阿富汗在经历了持续二十多年的战乱之后，至少在表面上已经取得了一个来之不易的“和平”结局。

“国破山河在”，从政治家们角度来看，战祸平息，固然值得“大喜大庆”。然而从阿富汗普通百姓的角度来看，却是“苦难未已，生存弥艰”。事实上，战后的阿富汗百废待举，百事待兴。谁也说不清苦日子何时会是个头。

34



穷人与富人

上帝最大的不公正，就是把人们分成了穷人与富人。有一位哲人说过，贫富之别，是万恶之源。这话或许不无道理。

然而事实上不论在何时何地，贫富差别总是每时每刻存在着。即使在烽火连绵数十年的阿富汗也是如此。

40



难民，苦难的人民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便有了战争，自从有了战争，便有了难民……古往今来，战争都是由统治者发动的。战争带给统治者的结果有好有坏，不尽相同，但带给人民的结果却是惟一的：那就是无穷无尽的苦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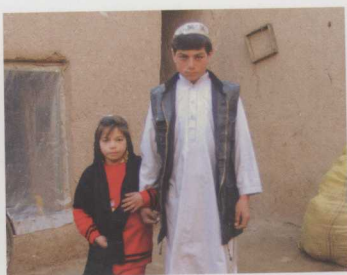
并非所有的难民都来自战争，但毫无疑问，绝大多数的难民都来自于战争。

阿富汗经历了二十多年战争，战争也给阿富汗制造了数不清的难民。当炮火毁灭了和平宁静的家园，当死亡向他们逼近之际，他们流泪、他们流血、他们挨饿、他们受寒、他们受苦、他们逃亡……

难民就是受苦受难的人民，他们承受了人间所有的苦难。

而当和平来临的时候，阿富汗难民们的生活状况又怎么样呢？

48



童婚，一个真实的故事

对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来说，童婚，作为人类蒙昧时代一个并不光彩的“物证”，已随着人类社会向文明进化的脚步而消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世界的某些角落里，这一“文物”并未被收藏进博物馆里，而仍然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有关报告，阿富汗迄今为止仍是世界上早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据统计，阿富汗大约有54%的女性和10%的男性在15—19岁之间结婚。由于连年战火，导致人民生活极度贫困。迫于生计，许多父母甚至让自己未满10岁的幼女“出嫁”，目的就是为换取一份“丰盛”的彩礼。在阿富汗，人均年收入仅280美元，而一位新娘的价格却高达500—2500美元，有些地方甚至超过1万美元。

无论从生理上还从心理上来说，童婚给阿富汗妇女所造成的伤害都是非常巨大的。这位小小“新娘”的故事，或许只是千千万万不幸的阿富汗妇女生活的一个缩影。

53



乱世童心尤堪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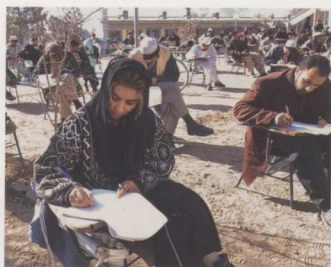
烽火连年，民不聊生。战争使阿富汗制造了数不清的难民、孤儿、寡妇……

不论用任何统计方法来计算，阿富汗孤儿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都肯定会名列世界前茅。在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里，这些孤儿的命运，也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关心他们的人们的心。

1月21日，记者镜头聚焦于喀布尔孤儿院。

喀布尔于1981年建立了孤儿院，经过多年战乱，目前只剩下了两所。由于年久失修，房屋多已破旧不堪。两个孤儿院里总共收留了1000多名在内战中失去了家庭和亲人的孩子，主要依赖慈善机构的救助维持生活。

60



欲兴国，先兴教

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乱，阿富汗可以说是山河破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房屋毁了，田园毁了，城市毁了，各种各样基础设施毁了……毫无疑问，这一切都令人心疼，但最令人心疼的，却还是教育事业毁了。毕竟，教育是一个民族的希望所在，它将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啊！

没有教育的国家是没有明天的。在塔利班执政时期，阿富汗的文化教育事业受到了空前的摧残，所有的女孩子都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塔利班垮台之后，教育问题立即成为阿富汗重建工作的重心之一。举国上下，从高层政治家到普通平民百姓，都对教育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欲兴国，先兴教。于是，上学读书便成了阿富汗所有适龄儿童和青少年最迫切的愿望。

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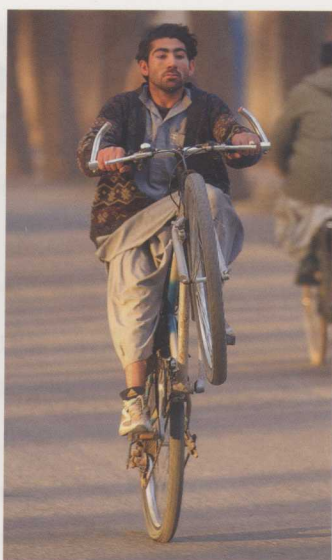


体育精神，民族风貌

阿富汗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但它的人民却有着坚强的意志和高度的自尊。他们敢于拼搏，乐于进取，这一点，可以从这个民族对体育运动的热爱中得到印证。

连年战火，并没有能毁灭一个民族的本性。当和平景象初现之际，人们在喀布尔又看到了许多已经久违的镜头。

85



生机，从废墟上勃发

历经战乱，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毫无疑问，这是当今阿富汗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片战争的废墟之上，已悄悄地勃发了一种盎然的生机。

在阿富汗这个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度里，这种生机已朦胧显现于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100



多年来，第一个和平的宰牲节

2月22日，是伊斯兰教一个重要的宗教节日——宰牲节。

多少年来阿富汗穆斯林们过宰牲节，都伴着硝烟和炮火。而这一次，人们第一次在和平宁静的环境中迎来了这个节日。

与以往的宰牲节不同的是，这一次过节硝烟散了，枪炮声平息了，各家各户合家团圆，宰牛宰羊，施舍行善……一派喜庆祥和景象。

105



喀布尔，四年来第一场雪

2月1日，喀布尔下雪了。大雪纷纷扬扬地下，雪花无声无息地飘落在地上……一时间，天地皆白，茫茫一片。

这不仅是喀布尔今年第一场雪，也是四年来第一次下雪。在这场中国人认为无比吉祥的“瑞雪”中，记者拍到下面几个很有意思的镜头。

112

跋

不算序的祝福

吉佩定

突然接到晓果的电话，说他要出一本有关阿富汗的摄影画册，让我为他作一篇序。

我对新闻和摄影都是外行，晓果出影集让我作序，说他难为我，我想也不为过。

8 我和晓果1994—1995年初识在南非。当时中国和南非还没有建交，他在新华社驻约翰内斯堡分社当摄影记者，我在中国驻南非研究中心任主任。当时常驻南非的中国人员较少，所以我与晓果打交道的机会比较多，彼此间很熟悉，关系也处得很融洽。除了采访等正式场合的交往外，我们好像还有过几次郊游一类的活动。

对于晓果，我有两点印象最深：一是大大咧咧，生活不拘小节。但他这种“粗放”，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从另一角度看，却也正好是他的优点：为人正直、豪放，讲义气，不小心眼，很有几分男子汉气概。二是他的敬业精神，工作起来非常认真，有一种不要命的劲头。晓果对摄影工作非常投入，一旦进入状态，便物我两忘，一心只是追求某种“境界”，不但真实，还要求完美，其程度几近苛刻。听说他已在新闻摄影事业上小有成就，我想大概原因也就在这里吧。

作为一个比他年长的人，我从不认为晓果是一个“完人”。他的优点、缺点都很明显，说实话，我也不敢指望他这一辈子能改掉多少“缺点”，但作为一个朋友，对于晓果所取得的每一个成果，对于他的每一个进步，我都是高兴的。

在此，我谨衷心地祝福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 特派员 吉佩定

2002年12月

摄影生命比他生命中的其他事情重了许多

谢琬琂

翻开李晓果为出版这本画册而聚集的一幅幅照片，我脑海中首先浮现的不是阿富汗，而是伊拉克。

那是1998年初春，海湾战争结束六年后，战火盛传可能复燃。新华社伊拉克分社没有常驻摄影记者，于是我们派李晓果赶赴巴格达。出发那天，我到门口送晓果“上前线”。同行三人连同行李塞满了一辆中巴。我探头往里瞧了一下，晓果的装备竟占了一大半位置，使我这个见惯了武装到牙齿的摄影记者的老编也为之瞠目。即使晓果人高马大、身体硕壮，我也替他发起愁来。路途上如何转运，拍摄现场上如何背得动？且不说，还要面对外事局为行李超重而与我们算账。但晓果却大大咧咧地笑着而去，就像去北京哪条胡同拍照一样。这使我多少改变了一些对晓果的印象。平日马马虎虎，甚至有些疏懒的李晓果到了拍照时却是如此认真、细致的准备，摄影生命一定要比他生命中的其他事情重了许多。

巧的是，按晓果的话说，那次去伊拉克也运气不佳，仗并没有打起来。不过从他拍回的照片中仍有一些体现战争与人类命运的照片令人难忘。

新华社的记者可以说和战争有缘。不是他们不爱和平，而是历史使然，责任使然。新中国成立初期，半数以上摄影记者是从战场上走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战争将他们磨炼得坚毅、能吃苦、随时准备出发。传统的影响是深远的。到了和平年代，凡是与战争沾边的任务——少数几次边境战争，国际上的海湾、波黑、阿富汗等战争，记者们就会灵魂躁动，如热锅上的蚂蚁般使出浑身招数请战。争得机会者兴高采烈，未能如愿者自叹运气不好，下次再来。当一回战地记者，是很多新华社摄影记者的神圣意愿，其实全世界优秀的摄影记者也大都如此。这就是摄影的魅力、见证历史的魅力。

战争，是人类利益、意识、命运冲突的集中表现，战争环境最能表现人的真实本性。战地摄影最基本的话题和主体就是要表现战争中的人。晓果擅长拍摄人物，特别是在逆境中的普通人。这个粗犷大汉对人物的情感与生活细节的表现是极真实而细腻的。擅长首先必须关注。他是如何与那些曾是陌生的人沟通的呢？我不知道。回忆起来，我从未到过晓果的拍摄现场。多半是他走进我的办公室，要求去拍摄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故事；再下次来，就是志得意满地拿出一摞照片，希望我能欣赏。其中确实不乏佳作。但是，有时我也困惑，因为有些照片似乎缺乏即时发稿的新闻由头。所以，我给他泼冷水的时候也不少。现在看来，功夫不负有心人。晓果能在陌生的国度、陌生的人们中拍到这么多震撼人心、引人共鸣的照片，正是得利于他平日对人的摄影的兴趣与沉积。

长期以来，摄影记者间常常争论一个问题：应该先有报道思想，还是不带任何主观意图、到实际中去发现主题。对此，我称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其实，我以为这是个不必争论的问题。其一，摄影记者必须到现场，才能发现并拍下体现报道思想的照片；其二，摄影记者在摁快门之前必须思考，才能准确、生动、

真实地体现摄影主题。至于这种思考是在到达现场之前还是之后，却是不一定的。当然，报道思想也好，主观意图也好，不应凭空产生，而是源于实践，是实践的积累，新闻摄影正是典型的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的一种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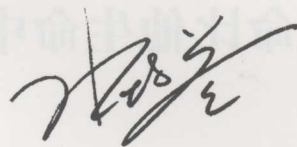
我的这番议论对晓果可能是无的放矢，他对这些议论也许从未感过兴趣。因为对他来说，将直觉与思考结合起来，思考与现场发现结合起来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他在为这本画册著文中写到几组照片的产生过程就生动地说明了这点。可以说，晓果是我接触过的摄影记者中，将思考、发现并抓住典型瞬间结合得较好的人之一。这样的记者不多。退休之后，我已辍笔三年。由于晓果的执意邀约，也由于画册中那些照片的感召，写此拙文，但愿不会成为这本精著的累赘。

搁笔之后，浮想涌出。数十年来，我在新华社打过交道的数百位记者，上百万张照片仿佛又向我走来。我想到，有些记者一经接触就可以看出他的优秀；有些记者的优秀却时而为瑕疵所掩。晓果似为后者。我历来与摄影记者关系融洽，极少对他们疾言厉色。而晓果却是挨我骂较多的极少数记者之一，也许是对他有更高的期望吧。多年后，我觉得欠他点什么，于是拿起了拙笔。遵晓果嘱，要将他挨骂的几句写上。又及。

原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高级编辑 谢琬琂

2002年于酷暑中

我认识的晓果




2002年年初，我和几位电视台的同事去了一趟阿富汗。在硝烟未散、百废待兴的阿富汗，这趟出差可算是一趟真正的“苦差”。记得回国的时候，同行的一位编辑咬牙切齿地说：再也不去阿富汗了。回到和平的家园，对阿富汗也渐渐不再那么高度关注了，只是偶尔会想起那里的人，想起还在阿富汗坚守阵地的新华社的几个“哥儿们”，特别是那位体重超过200斤，一喝酒脸就红得像个紫茄子，听个“带色儿”的段子就会狂笑不已的晓果。

几个月后的一天，忽然接到晓果的电话。“哥儿们，我回国了。”晓果的吆喝声依旧震耳。

电话中，晓果告诉我，他最近要出一本关于阿富汗的图文形式的书，想请我本人为他的书写两句话。本人不懂摄影，故断然不敢班门弄斧。

不过话说回来，本人对此专业和此门艺术却崇敬有加且感情深厚。原因是多年前在开罗任驻外记者时，与我“搭档”的新华社记者张郇便是摄影记者。

那时候，我们俩形影不离、“狼狈为奸”（当时同事调侃语）。几年下来，对摄影和摄影记者也开始略知一二，我知道了什么叫正片、什么叫负片、什么叫滤色镜。我记得当时最羡慕的就是张郇那台“尼康”上的自动过卷马达，一秒钟可以拍六张，轻轻一按照起来噼里啪啦，很“爽”。他在自己卫生间里改装的暗房也让我羡慕——独享一个“单间”哪！那时候最愉快的事就是一块儿外出采访，回来后写文章的文章、冲胶卷的冲胶卷，发完稿再找个地方喝他一杯。

斗转星移，十几年后，现在的摄影记者已现代化了许多，数码技术可以让晓果们不再为正片、负片，甚至什么暗房发愁了。一台电脑、一部海事卫星电话（阿富汗必备），全部OK。不过，新生代的记者自有了新的烦恼。尽管有了高科技的帮助，但是采访环境的艰苦、生活条件的困难、生命危险更大等等，这些依然让“老记”们叫苦不迭。去阿富汗之前，给晓果打电话，老兄在电话那头大叫苦难深重，最无法忍受的是没有酒喝。“叫我老婆给我捎一箱二锅头来！”哥儿们之间向来就是如此的命令口吻。照办吧。于是，从北京——乌鲁木齐——伊斯兰堡——喀布尔，这一路上，晓果夫人精心包装的一尺见方的牛皮纸箱一直沉甸甸地拎在我的手上。每遇海关，还得格外小心，免得被“抄”。同事们更是冷嘲热讽：又不是金银财宝，还不托运，害得这么多的电视台的宝贝设备器材我们拿不过来。我当然有话，人家晓果在那里已经坚守了一个多月了，没酒喝，多可怜哪。

到喀布尔的当天晚上就见到了晓果。当然，第一件事就是交给他那一小箱“二锅头”。当时晓果脸上洋溢着幸福是不言而喻的。两天后，应邀到晓果驻地一聚，喝他的“二锅头”。饭桌上才知道，晓果夫人在那个小箱里只放了一小瓶“二锅头”，而且夫人很有经验，白酒灌进了百事可乐的塑料瓶，难怪一路上如此轻松地“闯关”。以豪饮著名的晓果小心翼翼，一小口一小口地品着瓶中那滴滴珍贵的“百事可乐”，我们几位怎么忍心夺其所爱？

那天晚上，晓果非常高兴，喝了很多，也说了很多。说他如何在塔吉克斯坦等待进入阿富汗，说他们刚到喀布尔的情形，说他在过去的几十天里如何天天一口一口省着从国内带来的“二锅头”，又如何防着佣人偷酒喝，还说到，他想去巴米扬、坎大哈、马扎里沙里夫采访，拍更多的“片子”。那天，在喀布尔一栋点着蜡烛的房子里，晓果笑得最“爽”。

认识了十多年，还是给晓果定个格吧。巴蜀之子，性格狂放，好挑战，业务熟，作品有那么点儿“邪”。我想，对于这些，朋友们肯定可以从晓果的这本作品中找得到。对每一个摄影记者而言，“图如其人”是一个规律。

中央电视台 节目主持人 水均益

阿富汗战地纪行

——新华社摄影记者 李晓果

再度出征

2001年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领导突然找我谈话。我这几天左眼皮直跳，以为有什么好事要来。谁知道一见面，领导却一脸严肃地告诉我，要我立即做好准备，第二次参加新华社阿富汗战事报道小组，马上赴前线采访，并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当时表面上反应平静，跟领导打着哈哈，几乎不假思索地回应



道：没问题。去就去吧，但心里还是略感意外。因为仅仅在一个星期前，我刚以同样的身份同两位文字记者从阿富汗的邻国塔吉克斯坦回到北京。不过那次出征我们实在运气不佳。当时阿富汗境内战事正酣，我们原计划从塔吉克斯坦进入阿富汗北部采访，但就在我们抵达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前后，不断传来外国记者在阿富汗遇难的噩耗，搞得人心惶惶。上级领导从人身安全角度考虑，迟迟不批准我们进入阿富汗。虽然是一片关怀之情，却让我们在杜尚别着急上火地苦熬了三十多天，最终结果是壮志未酬，几乎是灰溜溜地回到了国内。我还记得在接到总社领导让我们回国的指示时，我与两位文字记者谈起这次采访的窝囊劲时，曾相互约定：回去后该干什么干什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提“战地采访”的事。只

不过在临行前，我还是心有不甘地在电话里向领导半开玩笑地大叫了一声：“这次不算！”

我想这次又匆匆地重上征途，大概与我在电话里向领导说的那句话有关。还好我的神经还算坚强。

当时我虽然刚回国几天，鞍马劳顿，疲乏未解，脑子仍处于一种混沌状态，但定下神来思索一阵，心里便不由得又兴奋起来：上次自己自告奋勇地奔赴前线，不就是想作为一名摄影记者，能有机会到“热点”上去捕捉一些什么特别的东西吗？说实话，在人的一生中，这样的机遇是不会太多的。多年来自己在脑子里形成的对新闻摄影，尤其是对灾难和战地摄影的一些认识和看法，这次终于有了实践和施展的良机了。再回想起在杜尚别塔吉克宾馆的大堂里，自己曾目送上千的外国记者义无反顾地奔赴阿富汗的那种滋味，尤其是看到那些刚从前线回来的同行，有些看上去虽疲惫不堪，甚至蓬头垢面，但一讲起阿富汗的故事时那种兴致勃勃，很有成就感的劲头，心里就别提多痒痒了。

现在是自己上阵施展的时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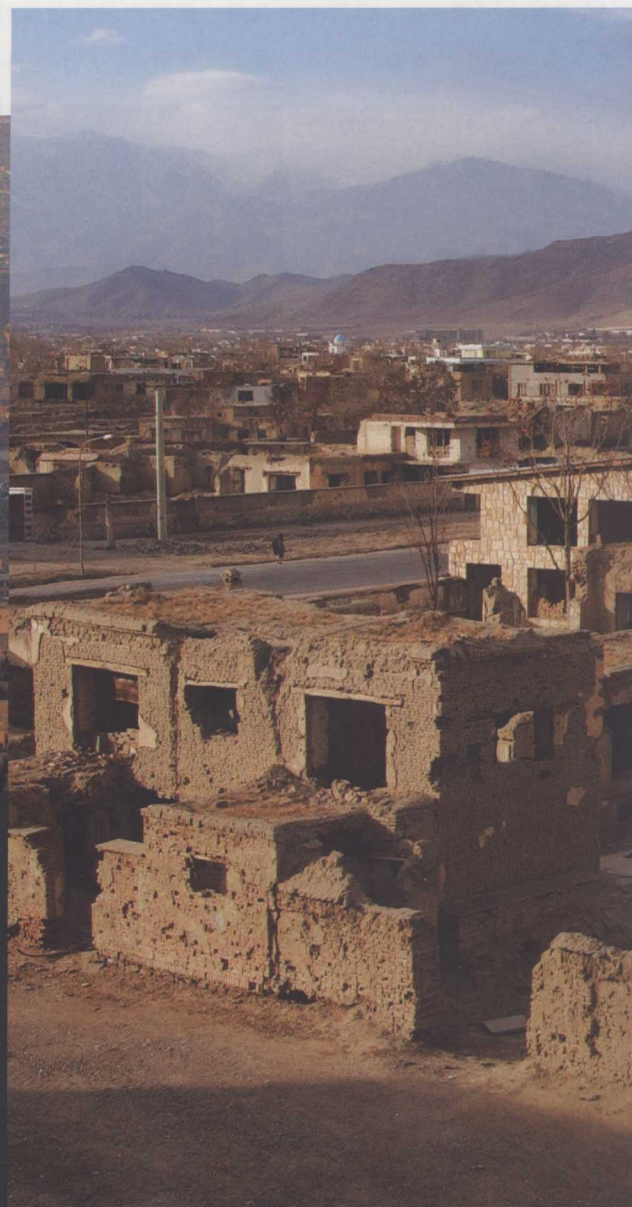
这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小秘密，它也许将是我终生的遗憾：就是在我上次出征的前五天，突然间得知我夫人怀孕了。这对于我们这一对一个已四十出头、一个已三十有七的夫妇俩来说，可是盼望已久的喜事了。在这关键时刻，妻子当然需要丈夫在身边陪伴。但当时我们采访小分队已万事俱备，出发在即。这事

我认识的晓果

真让我左右为难。中年得子固然重要，但在这当头
以此为由而临阵脱逃，似乎又太说不过去。再加上
进新华社十多年来，自己在事业上一直就颇有“野心”
（当然不是为了当官），这时候不显露，更待何时？
最后“野心”还是战胜了家事，在做好安排——
急调丈母娘进京照顾夫人之后，我没有声张此事，
就随军出发了。

随后在杜尚别的一个多月中，我除了焦急地盼
望总社早日给我们下达进入阿富汗的指示外，每天

烽火初熄，伤痕犹在



曾几何时，阿富汗首都还是一座美丽的历史名城，中
亚一处知名的旅游胜地。谁能想到，连年战火之后，如今
这里已是破败不堪，触目之处，净是残垣断壁。

放眼望去，隆冬时节的喀布尔灰茫茫一片，了无生
气。据不完全统计，战乱期间，喀布尔有 30% 的民房毁
于战火，数以十万计的难民无家可归。

都在祈祷老婆平平安安。并时常致电家里，千叮万嘱。

但当我满怀壮志未酬的心情回到家里，第一眼看到妻子那似笑非笑的表情，心里就顿生一股不祥之感。追问之后，才得知早在我回国的十天前，她在泡脚时一不小心滑倒在地板砖上，当晚就感到腹痛，被急送医院后，医生想尽各种办法，想保住胎儿，但两天后我妻子子宫大出血，不得不做了人工流产手术。

不幸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我站在那里半晌没说出话来。后来不忍心看到老婆和岳母伤心落泪的样子，我才开始安慰起她们来，但心里的遗憾和内疚却难以言状。

现在这事已经过去。至于我今后能否得子，看来只能听天由命了。但当时我却没顾得上想这么多，我只觉得如果不去阿富汗，以后恐怕就真没机会了。再者，如果这次在阿富汗能真的拍出一些好照片，或许



13

断壁遮风雨，老幼何所依？记者在喀布尔南城拍到的这张图片，在当今的阿富汗非常具有代表性。持续数十年的战乱，造成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像这样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难民，在阿富汗比比皆是。

历尽劫波，旧貌难寻。喀布尔南城面积 20 多平方公里，四面环山，地势平坦，原为喀布尔大学和文化设施比较集中的地方。自内战以来，这一地区被各种武装派别割据，并进行长达数年的“拉锯战”，几万间房屋毁于战争，十多万百姓沦为难民。如今，这里除了一片废墟，已是别无他物了。

还能多多少少地填补一下“丧子”的遗憾。

初到喀布尔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我与新华社国际部的袁炳忠和袁莉女士一行三人，终于登上了2002年1月18日北京至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国际航

凝视昔日家园，满目尽是苍凉。夕阳残照断垣残壁，
让人平添几多惆怅？



班。再次出征，我心里比上次匆匆出行从容得多了，除了对随身该携带什么摄影装备和穿戴等心里有数外，关键是针对穆斯林国家而有的放矢地带了许多吃喝的东西，千万别以为这是小事一桩。民以食为天，我也概莫能外。上次在杜尚别，我在这方面可谓狼狈不堪。因为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一样，居民主要信仰伊斯兰教，况且也是世界上少有的没有中餐馆的国家。那里虽有牛肉和羊肉，但经当地人加工后吃起来，总让我感到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味道。这对于我这个吃惯了川菜的人来说，实在是接受不了。在饮食的适应性这一点上，我承认自己“素质”不高。不过，我认为那里的馕——一种烤制的面饼，吃起来感觉还不错。所以在杜尚别的三十多天里，我们同行三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每顿饭前都你望我，我望你，然后

战乱无情，煮鹤焚琴。谁能曾想，这些支离破碎的“建筑框架”，竟是当初赫赫有名的喀布尔大学的教学楼。真不知这位“读书人”此地温书，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滋味。



异口同声地互问“吃什么？”然后要么自己冲进宾馆的厨房做鸡蛋炒米饭和西红柿鸡蛋面一类的简易中餐；要么坐着车满大街地寻找尽量能吃的西餐，但有一点是无法避免的，那就是每顿饭均免不了“与饑共舞”。

我的这些生活经验，在我们一到喀布尔当天，就派上了用场。

1月21日当地时间中午，我们乘坐联合国的飞机，终于抵达了向往已久的喀布尔。我去接替的新华社摄影部同事王毓国给我留下了一个下飞机的珍贵镜头。同事相见，分外亲热。但接下来的见闻，却让我的心情犹如自己肩挂手拎那三十公斤重的手提行李一般，愈来愈沉重。

这里号称喀布尔国际机场，但候机楼里没有电灯，人走在里面比在黑暗中摸索好不了多少；寒冬腊月室内没有暖气，让人感觉比室外还要冷许多；窗户没有玻璃，天花板也是残破的；整个楼里就没见一件像样的物品，当然就更没有安全门和检查行李的X光仪器一类的设备了。几位穿着长袍的男士，吃力地推着一辆沉重的行李车走向托运行李领取处。这情景，让只去过许多发达国家的袁炳忠好奇不已。

